



春 天

短 篇 小 说 集

安 徽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扉页设计：晓 竹

封 面 题 字：蒋振帆

春 天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2/36 印张：6.5 插页：1 字数：121,000 印数：5,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849

定价：0.43 元

目 次

挑媳妇	董永龙(1)
现场会的典型	姚远牧(13)
春天	郭珍仁(22)
胸怀	张文鹏(43)
懦怯者的自白	许成章(67)
水牛	吴兰波(86)
大柳树下	郭 凯(103)
谁还活着	刘云程(118)
他的脚在踢着我	蔡向阳(145)
一盆素馨花	邱大同(165)
邻居	写 工(179)
轶事	曹玉模(195)
在困难的日子里	边子正(213)

挑 媳 妇

董 永 龙

天刚麻麻亮，张忠老汉就悄悄出了庄。他今天要瞒着村里人，给儿子去挑媳妇。老公公相媳妇这在荷花村来说是顶新鲜的事儿，当然要瞒着啦。要不然让那些巧嘴丫头、碎嘴婆婆知道了，又要在人前背后捉弄这个老头子了。

其实张老汉哪能瞒得住呐，他那喜破天的老伴早耐不住乐劲，咬着邻居婶子的耳朵讲出去了。邻居婶子又有鼻子有眼睛地一讲，就这样七传八报庄上人都知道啦。你说这老俩口咋不乐呢？张老汉祖辈给人家扛长工，打短工，打了大半辈子光棍，解放了才娶上老婆。四十一岁时才得了个宝贝儿子铁旦。铁旦这孩子也成器，从小就逗人喜欢，长大了又学好。在学校里念书时大红奖状排一溜子，回乡生产劳模会上常挂花。五年前铁旦报名参了军，听说他现在在连队当个什么长哩。喜得老俩口经常在家唱“二黄”。

这两年张忠老汉老俩口在家常嘀咕。特别是听

说谁家接了媳妇，哪家又添了孙孙，老俩口的心里就仿佛有条毛毛虫在爬。也难怪，张老汉今年六十七岁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脑勺后面已经听到大锹响了，可儿子的亲事八字还不见一撇。儿子的亲事没有了结，当爹作娘的心里咋安稳？去年老头子常托人写信到部队问儿子咋办？可儿子回信总是重复着一句“年纪还轻，甬忙”。嘿，真是儿大不由娘，急有啥用？这又不是从前，父母不能包办强行呀。今年上门提亲的人多了，从前和铁旦熟识的丫头到老汉家串门的也多了，老俩口心里越发活动得急。最近张老汉又托人写了几封信给铁旦，追问他亲事究竟咋办？

大前天，张老汉收到儿子厚实实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亲事，并说对象在家乡找。铁旦在信中请两位老人先给他物色物色，物色好了，写封信告诉他，隔一阵子他休假回来定。老俩口接到信就好像媳妇马上要到家了似的，走路脚底下轻飘飘的，说起话来哈哈连哈哈。一向不沾酒的张忠也打上二两白干咪咪。刚巧这时小孩子姨家捎来信，说是他们那儿有个姑娘相貌品行都不错，要张老汉去看看。昨天夜里老俩口叨叨叙叙欢腾了一夜。这不，天还没亮，老头子就等不及兴冲冲地走了。

张老汉挑媳妇的条件不苛刻。他不要求人家非要长成瓜子脸、欢眉大眼、一笑两个酒窝窝。张老汉

是个和土坷垃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庄稼人。他挑的媳妇只要诚实、肯劳动、爱上进、生活上能操持、不拖儿子的后腿就行了。张老汉常说，这是庄稼人的本色。若找个好吃懒做，爱涂脂抹粉啥事不会干的“姑奶奶”回来，不但害了儿子，咱这老俩口子也招架不过来呀。因此，张老汉也感到他今天去挑媳妇的责任不轻，处处得长个心眼。

太阳刚刚在东山梁上露出笑脸，张老汉就已经在小孩姨家的八仙桌旁吃起“荷包蛋”早点来了。吃罢早点，张老汉一边抹着嘴，一边催促着小孩姨快带他去那姑娘家。

张老汉要去看的那个姑娘家姓李。儿子分在旁边，老俩口守着一个娇宝贝姑娘杏子。张老汉到了李家，杏子妈正在菜园里拔菜。小孩姨给杏子妈说了张老汉的来意后，喜得杏子妈眉毛一飞一飞的。她忙将他们让到屋里，随即房子里板凳桌子一齐动、锅碗瓢勺一齐响。见到这情景，张老汉心里就有了几分乐意。

张老汉东瞧瞧，西望望，就是不见杏子的影子，他急不可待了。张老汉用胳膊肘捣捣孩子姨轻声问道：“杏子呢？”小孩姨嘴朝西厢房努了努，张老汉明白了。这时只听西厢房床板“嗦嗦响”，梳子“啞啞叫”，水瓶里的水“哗哗流”，紧接着就是拍打身子的声音。原来，杏子昨晚贪玩，今天早上多睡

了一会。杏子是不大爱贪睡的，谁知这一次却让未来的公公撞见了，多不美气。

杏子轻轻开了房门，刚想出去倒洗脸水，一见张老汉和他的小孩姨正坐在堂前朝她看，她不好意思了。杏子放下脸盆，绯红着脸走出来。她走到两位老人面前微低着头并从笑咪咪的薄嘴唇里崩出乖巧巧的一句话来：“两位老人早呀！”杏子这一喊，仿佛有一股蜜汁流进张老汉的心窝，他顿时感觉甜酥酥的。要知道张忠活了六十七岁，今天第一次听到未来属于他的儿媳妇向他问好，你说这老头子的美劲还用提吗？

杏子见张老汉光是咪咪笑，就是不开口，顿时两颊飞起了红玫瑰。她给两位老人泡了两杯茶，便轻捷地走了出去。杏子一走，张老汉和小孩他姨点头磕脑地说开了。经小孩姨从根到梢、连枝带叶地一叙，张老汉对未来这个儿媳妇是看着满意，想着称心。这当儿，杏子从厨房里端出几只盘盘碟碟，杏子妈也忙不迭地往桌上递大碗捎小盆。菜上完了，杏子妈一边请张老汉和他的小孩姨就座，一边说：

“别看杏子站在人前不短，可咱仍是放在地上怕湿着，捧高了怕吓着，啥事都随她任个性。这孩子也懂事，啥事不要人多烦神。不是我王婆卖瓜，咱杏子针头线脑、烧火摸灶麻利得很哩。就是田里活略差些，年轻人嘛，耳聪眼明啥学不会……”杏子妈

越说越带劲。杏子看她妈说个没完没了，撒娇似地推着她妈，制止她说下去，同时往张老汉碗里大筷大筷地夹菜。

张老汉对杏子是没说的，但他没有表态。他咋能表态呢？一来这事不是他一人能说了算的，得回去和老伴商议商议。二来儿子只是让物色物色，可没叫定。不过，在回来的路上，张老汉丢下话给小孩的姨，说他对杏子很满意。

张老汉到了小孩姨家中午饭也没顾上吃就走了，他要急着回去和老伴商议商议，并赶快写信给儿子，乘早把这门亲事定下来。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尽管昨天一夜未睡，今天又奔波劳累了一上午，但张老汉是头不晕，腿不酸，此时他嘴里正哼着“二黄”哩。

这当儿，从岔路口急冲冲走过一个人来。张老汉一见：“这不是铁旦他舅吗？这样急做啥事去？”老汉一边迎上去问，一边从怀里掏出他的土造纸烟。

“找你去。铁旦来信不是说要找个对象吗？我给他物色了一个，你去瞧瞧，保险你满意。”铁旦舅边说边拽着张老汉的袖子要走。

“哦，你也给铁旦相上亲啦，今天上午小孩他姨已经带我去看过一个姑娘啦，那姑娘怪不错，我准备回去给铁旦写个信。”

“那姑娘咋样？”

“家庭出身好，人品也不坏。屋里屋外能拾得着放得下。据她妈讲，田里活略差些。这没关系，年轻人只要肯学，还愁不会。”

“你去看看我庄那个姑娘吧，保险比你看的那个姑娘强。人家大前天才从公社挂着大红花回来。相亲嘛，总要多看几个比较比较呀，走吧。”铁旦舅也不管张老汉答应不答应，拖着就走。张老汉没法，只得跟他走了。他心想，看看也好，儿子的终身大事不能草率。再说铁旦多在外，少在家，家中确实需要个能干人。于是，他挣脱铁旦他舅的手，和他一前一后，边走边叙起家常来。

快要到铁旦他舅的庄子了，铁旦舅停住脚对张老汉说：“你先走一步，我到集上去割斤肉，相完亲咱俩好好咪两口。”还没等张老汉回话，铁旦他舅抬腿朝集上的路去了。张老汉只得由他。他两手朝背后一别，继续往前走。

“老大爷，请帮忙拦一下。”张老汉正走着，突然前面传来一个姑娘尖脆的喊声。他一抬头只见一个系着围裙的姑娘，正追赶着一头七、八十斤重的猪崽。张老汉闻声，两腿一叉，朝路当中一站，两手乱舞吆喝着向他这边窜来的猪崽。猪崽见有人拦路，转头又朝路旁的棉花地里跑去。张老汉跟着又追到棉花地。这时姑娘也追上来了。姑娘和张老汉三个

閤子一转将猪崽逮住了。那猪也怪野，姑娘拽着牠耳朵拖，牠两条后腿用力蹬着一个劲往后退。姑娘抬脸朝张老汉笑笑，张老汉明白了。他走过去拽住猪崽的另一只耳朵。就这样一老一少拖着猪往前走。这时张老汉打量了一下姑娘。她胖敦敦的，红润润的圆脸上挂满了汗珠，两只羊角辫用夹子交叉别在头上，象一只欲飞的蝴蝶。大概是刚才撵猪时摔的跤，此时她浑身上下尽是泥。

“这猪是你家的吗？”张老汉问。

“不！是队上的。”姑娘用手捋捋贴在汗脸上的鬓发回答。

“你是队上的饲养员？”

“是的。老大爷，你呢？”

“咱们是同行。队上喂了多少头猪？”

“三十三头，还有两窝猪娃。”

“这么多猪，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能。另外还参加科学试验小组活动。”

“哦？！”张老汉不解了。他在队里和另一个老头养了四十头猪，还忙得常顾不上刮胡子，难道她有什么法术？于是他又问道：“担水、出粪、剥猪草、扫猪场这些活都是你干吗？”

“这些活不干，还叫啥养猪。空闲下来咱们还排戏哩。”

张老汉被她这一说更不解了，她咋安排的呢？张

老汉帮姑娘将猪关进圈，便随着姑娘从猪舍的这一头朝那一头走去。乖乖，果真不错，小猪一个个象肉团子，肥猪个个脊背上能放只盆。一个光葫芦头正偷偷地牵着一头猪当牛骑哩。把个张老汉看得愣了神。他问姑娘：“这么多头猪，一年要喂多少黄豆？”张老汉心想，猪喂这样肥，没有黄豆催身咋成？

“不需要黄豆，我们试验了一种长效盐水发酵饲料。这种饲料制成后，既可以保证一年四季饲料充足，而且猪又肯吃，吃了就睡。”姑娘一边给猪梳身上的毛，一边说。姑娘正和张老汉说着话，这时一个小伙子跑来了。小伙子手里拿根玻璃试管对姑娘说：“梅姐，这种土壤适宜种水稻吗？”这个叫梅姐的姑娘接过试管拔开口上的塞子，并从里面抽出一支象体温表一样的棒棒，看了看之后说：“酸性太大，要加草木灰改良。”那小伙子高兴地走了。看到这番情景，张老汉心想，这个看上去朴朴实实的姑娘，想不到肚子里还有这么多学问哩。

说实在的，张老汉真想在这里多待会，好好向这位姑娘学学经。可他担心铁旦他舅等急了，于是他告辞了她。姑娘也感觉到这位老大爷可亲可敬，她很有礼貌地将张老汉送上了路。

铁旦他舅真的等急了。他刚才已向张老汉要去的这个姑娘家打过招呼。现在张老汉一到，铁旦舅

就领他去了。

张老汉到了这个姑娘家，不巧姑娘不在。姑娘的舅舅在家。原来，这个姑娘住在舅舅家。

姑娘看样子是个站在人群中不短的人，墙上大红奖状贴得满满的。姑娘的舅舅指着桌子上的收音机说：“这部收音机是大前天公社奖给腊梅的。她说要送给大队气象哨，留着收听天气预报用。这孩子，不是我这当舅的说闲话，一天到晚没有个闲功夫。你们看看，这一大本一大本厚书不知是打哪弄来的，天天晚上夹着到猪场，早上又夹着回到家。庄稼人，只要地里能长出粮食，口袋里能揣着钱不就得啦，可她们起五更睡半夜，尽搞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腊梅的舅舅是个忠厚人，相亲时不该说的话，他说了。可张老汉听了这些话，心里反而觉得喜孜孜的。张老汉最喜欢年轻人 好学 上进 了。

姑娘回来了。张老汉一见姑娘又惊又喜。原来，她不是别人，正是刚才路上碰见的那位撵猪的姑娘。姑娘一见张大爷，忙亲热地上前打招呼：“你老今天咋有功夫到咱家来玩玩？”张老汉经姑娘一问，顿时觉得脸上发烫，耳朵发痒。他“啊”了好一阵，也没啊出个芝麻绿豆来。结果反而把姑娘闹了个大红脸。

腊梅她舅和铁旦他舅见张老汉和腊梅一见面就

说开话，四只眼睛相对着，不知其中的缘由。铁旦他舅问腊梅：“你认识我姐夫？”

“刚才路上他老人家帮我撵猪认识的。真把他累得不轻，临走时也忘记谢谢他老人家了。”腊梅说着朝张老汉笑笑算是表示歉意。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铁旦舅刚说到这里，张老汉拉了拉他的衣角，示意他不要说。他觉得这时候说出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哩。但铁旦舅却没有理睬他：“腊梅，这就是我曾对你说过的铁旦的爹。”

腊梅听到这里，脸红了。她微笑着靠在桌子旁边，两手不自然地拨弄着衣角。腊梅她舅对腊梅说：

“这孩子，这么大了还忸忸怩怩，快去烧茶呀！”腊梅巴不得找个机会离开，听舅舅这么一说，忙到厢房里拾了一瓢鸡蛋走了出去。腊梅走后她舅接着说：“腊梅这孩子自小是在我这小房檐下长大的，没有见过大世面，恐怕攀不上你家高门坎？”张老汉忙说：“噫，这说哪里话，腊梅这孩子真能干，咱若是有这么个儿媳，真要从梦中笑醒了哩。”铁旦舅见两个老头在绕着圈子打官腔，都不露心中的底，乐得他也抖起了络腮胡子。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见分晓。张老汉这时才觉得铁旦他舅的话不错。他觉得腊梅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要比杏子强。他打算对小孩的姨打个招呼回掉杏子，把腊梅的情况告诉铁旦。

在往回走的路上，张老汉无意间问铁旦他舅：
“喂，腊梅咋住在她舅家？”

“腊梅她爹是富农，不过还在腊梅很小的时候生病死了，后来腊梅她母亲改了嫁，从此腊梅就在她舅舅家生活下来。”

“富农出身？！”张老汉一听，站住了。

“说起来你恐怕知道，她爹就是黑松林那边的，名叫吴有贵。”

“他？我过去给他家帮过工呀！这……？”张老汉犯难了。儿子是握枪杆子的，给他找个富农子女当对象，妥当吗？况且这孩子又是我曾帮过工的人家的，铁旦知道了，不责怪我阶级路线不清吗？我在世上是活一天少一天了，可孩子的前途不能不考虑呀！将来有了孙子，他填表的时候，填个外公是富农，这牵连不就更大了。这可不是嘻打留哈的事儿，得慎重。还是考虑考虑杏子吧。一想到杏子，张老汉头脑里马上跳出腊梅的形象盖住了杏子。说句实话按照老汉的秉性，他对腊梅是一百二十个满意，可她的出身确实是个问题呀！怎么办呢？他把想法和铁旦舅一讲。铁旦舅虽然心里明白，这不会影响铁旦进步，更不会影响下一代，但对张老汉他也具体说不出个怎样没关系的道道来。张老汉这下心里更不踏实了。

就这样张老汉一路走，一路想，脑子里一直闪

现着两个姑娘的形象回到了家。他把今天的事跟老伴一讲，老伴更没了主意。老伴对老头子说：“还是稳妥些好，就给铁旦说杏子吧！”

“不行，我觉得杏子不如腊梅。过日子的事长着呢，当然要挑好一点的呀。这样吧，咱们把学校的王老师请来，他在外面跑的多，请他帮咱拿拿主意，并给铁旦写封回信。”张老汉一说，他老伴也觉得是个理。

王老师来了。他听张老汉夫妇把事情缘由一说，他也直抓头皮。是啊，家庭出身不影响本人，说是这样说，可真正问究起来到底影响不影响呢？部队情况特殊，这就更难说了。

王老师望着铺在桌上的信纸、信封，他大眼瞪小眼也没了主意。

张老汉夫妇见见多识广的王老师对这件事都拿不定主意，他们更是六神无主。

怎么办呢？

.....

亲爱的读者，你们能不能给张老汉说说，他可不可以要腊梅做媳妇？

现场会的典型

姚 远 牧

花岭公社主任查礼勤，有个绰号，叫“抓典型”。他不光说话、做报告，不离“典型”二字；而且不管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他大衣袋里揣个笔记本，上衣袋里插根米突尺，跑到东队板凳未焐热，又跑西队，一年到头，两腿跑得象打鼓，辛辛苦苦抓典型。公社和县里的广播站，经常播发查礼勤抓典型的通讯，时不时的报纸上还刊登出豆腐干大的文章，报道查礼勤抓典型的事例。前几年农业生产工作是，抓出典型，一举成名；没有典型，挨批挨整。致力抓典型的查礼勤，在全县二三十个公社范围，真可谓社社皆晓，队队皆知。每当他开会得锦旗领奖状时，别的干部免不了夸他几句：

“老查，真有两下子呀，介绍介绍吧？”

“哪里哪里。”查礼勤也总是照例谦和地笑着答道，“也不过抓了几个典型。嗨嗨！”

查礼勤今年快五十岁，长得肩宽膀圆，说起话来声音宏亮，千把人开大会，他发言根本用不着扩

音器。他分工包公社的一片六个大队。六个大队一二十个主要干部，几乎每人都被他当做过典型，而且都在三、五次以上。他们还编了一首当“典型”的“体会歌”哩。歌曰：

查礼勤，抓典型，
朝三暮四换得勤；
听他批评别丧气，
受他表扬别高兴。

要明白这歌子的由来，那当然得从查主任开现场会抓典型说起。

查礼勤就嗜好抓典型开现场会。那年上级号召推广水稻新品种，报纸电台要组织这方面的稿子报道，找到老查。老查大手往胸口一拍：“行，给你个最理想的典型！”

回社后，查礼勤昼夜贯彻，大会动员讲意义，小会碰头摆数字。他还编了个容易叫人记住的口号，叫：“谁英雄谁好汉，‘一扎齐’比比看。”“一扎齐”就是全部引进新品种。说来正巧，玉泉大队新近提拔的大队长小陈，小伙子新官上任三把火，生产经验不多，胆子倒大，一是为了跟老队长们争个英雄好汉，二也是被查礼勤唠叨得入了迷，就下决心排除了“右倾”阻力，硬着头皮当他“一扎齐”